

下

——  
献给喜爱三毛的读者朋友们

# 三毛作品集



怀念女作家

# 目 录

## 下 册

### 我的宝贝

缘起 .....	(1158)
十字架 .....	(1160)
别针 .....	(1161)
双鱼 .....	(1162)
老别针 .....	(1163)
项链 .....	(1164)
锁 .....	(1165)
还是锁住了 .....	(1166)
秋水伊人 .....	(1168)
五更灯 .....	(1169)
林妹妹的裙子 .....	(1170)
煲 .....	(1172)
十三只龙虾和伊地斯 .....	(1173)
守财奴 .....	(1175)
仅存的三个石像 .....	(1176)
大地之母 .....	(1177)
牛羊成群 .....	(1178)
织布 .....	(1179)
不打双头蛇 .....	(1180)
闪烁的并不是金子 .....	(1181)
二十九颗彩石 .....	(1182)
红心是我的 .....	(1183)
本来是一双的 .....	(1184)
手上的光环 .....	(1185)
心爱的 .....	(1186)
刻进去的生命 .....	(1188)
痴心石 .....	(1189)
结婚礼物 .....	(1191)

笼子里的小丑	(1192)
小丁神父的女人	(1194)
蜜月麻将牌	(1197)
广东来的茶壶	(1200)
阿富汗人哈敏妻子项链	(1202)
幸福的盘子	(1204)
腓尼基人的宝瓶	(1205)
沧桑	(1207)
药瓶	(1208)
日历日历挂在墙壁	(1209)
PEPA情人	(1212)
梦幻骑士	(1213)
来生再见	(1214)
第一个彩陶	(1217)
第一张床罩	(1219)
第一串玫瑰念珠	(1220)
第一条项链	(1222)
第一次做小学生	(1224)
第一个奴隶	(1225)
第一匹白马	(1228)
第一套百科全书	(1230)
娃娃国娃娃兵	(1233)
时间的去处	(1236)
橄榄树	(1238)
西雅图的冬天	(1239)
亚当与夏娃	(1241)
我要心形的	(1242)
印第安人的娃娃	(1244)
再看你一眼	(1245)
遗爱	(1247)
受难的基督	(1251)
小偷, 小偷	(1252)

洗脸盆	(1254)
美浓狗碗	(1255)
擦鞋童	(1257)
小船 ECHO 号	(1259)
邻居的彩布	(1260)
酒袋	(1261)
妈妈的心	(1263)
不向手工说再见	(1265)
天衣无缝	(1267)
停	(1269)
你的那双眼睛	(1271)
乡愁	(1272)
血象牙	(1274)
不约大醉侠	(1276)
华陶窑	(1278)
知音	(1281)
银器一大把	(1283)
鼓椅	(1284)
阿潘的盘子	(1286)
让我讲个故事	(1287)
糯米浆碗	(1289)
初见茅庐	(1290)
再赴茅庐	(1293)
三顾茅庐	(1297)
印度手绣	(1299)
飞镖	(1301)
后记	(1302)

## 闹学记

### 序

序一：我家老二——三小姐	陈嗣庆(1304)
序二：我有话要说	廖进兰(1309)

### 闹学记

你从哪里来	(1313)
如果教室像游乐场	(1321)
春天不是读书天	(1328)
我先走了	(1336)
老兄，我醒着	(1341)
爱马落水之夜	(1344)
我要回家	(1348)

求婚	(1351)
孤独的长跑者	(1358)
<b>长歌</b>	
杨柳青青	(1363)
<b>导读</b>	
罪在哪里	(1368)
<b>遗爱</b>	
星石	(1373)
吉屋出售	(1385)
随风而去	(1394)
E.T回家	(1403)
<b>新天新地</b>	
重建家园	(1414)
后记	(1434)
<b>滚滚红尘</b>	
<b>亲爱的三毛</b>	
亲爱的	(1512)
我最欣赏的一首歌	(1515)
滚滚红尘舞天涯	(1522)
迎接另一个新天地	(1525)
生活比梦更浪漫	(1529)
我字典中最重要的两个字	(1533)
一位新疆女子的来信	(1536)
不许向恶人妥协	(1539)
做一个秋千架上的小英雄	(1543)
如何面对婚外情	(1547)
小时候的迷惘	(1550)
希望你别笑我傻	(1552)
让痛苦往事随风飘	(1555)
跳一只舞也是很好的	(1557)
<b>我的快乐天堂</b>	
忠孝西路 P.M.5:15 1996	(1561)
我的快乐天堂	(1566)
补考写终生	(1572)
我的三位老师	(1576)
永恒的母亲	(1583)
得奖的心情	(1587)
他没有交白卷——写我的大伯二三	(1591)

悲欢交织录——三毛故乡归	(1596)
但有旧欢新怨——金陵记	(1604)
夜半逾城——敦煌记	(1615)
初见娜丽莎	(1628)
最快乐的教室	(1633)
乡愁	(1638)
我喊荷西回来！回来！	(1643)
钱不钱没关系	(1645)
假如还有来生	(1650)
<b>高原的百合花</b>	
百合的传说——怀念三毛	(1653)
高原的百合花	(1622)
<b>玻利维亚纪行</b>	
智利五日	(1680)
<b>智利纪行</b>	
情人	(1690)
远方的故事	(1701)
三毛一生大事记	(1725)

## 缘 起

我有许多平凡的收藏，它们在价格上不能以金钱来衡量，在数量上也抵不过任何一间普通的古董店，可是我深深地爱着它们。也许，这份爱源出于对于美的欣赏，又也许，它们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更可能，因一些与那一些我所谓的收藏，丰富了家居生活的悦目和舒适。可是以上的种种理由并不能完全造成我心中对这些东西的看重。之所以如此爱悦着这一批宝贝，实在是因为，当我与它们结缘的时候，每一件东西来历的背后，多多少少躲藏着一个又一个不同的故事。

常常，在夜深人静的夜里，我凝望着一样又一样放在角落或者架子上的装饰，心中所想的却是第一个与物品接触过的人。因为有了人的缘故，这些东西才被生命所接纳，它们，就成了我生命的印记。当然，生命真正的印记并不可能只在一件物品上，可是那些刻进我思想、行为、气质和谈吐中的过去，并不能完善的表达出来，而且，那也是没有必要向这个世界完全公开的。

在前年开始，为着一些古老的首饰，我恳请吴洪铭将它们拍摄下来。原先，并不存着什么特殊的用意，在我当时的想法里，那些因为缘分而来的东西，终有缘尽而别的时候，我并不会因此而悲伤，因为可以保留照片。又想，照片也终有失散的一天，我也不会更加难过，毕竟——人，我们空空的来，空空的去，尘世间所拥有的一切，都不过转眼成空。我们所能带走的、留下的，除了爱之外，还有什么呢？而，爱的极可贵和崇高，也在这种比较之下显示出它无与伦比的永恒。

那批拍成的首饰照片，每一个都拥有它自己的来历，故事的背后，当然是世界上最可贵的人。我忍不住将一个一个首饰写成故事，将它们发表在《俏》杂志上，一共连续了七期。后来，因为没有住在台湾，就停写了。

这一回，一九八六年了，为着处理那幢仍在加纳利群岛上的房子，我舍弃了许多存有纪念价值的大件收藏，将它们送给了朋友和邻居。当那三尺高的古老水漏、半人高的非洲鼓、百年前的铁箱、石磨、整套的瓷器杯盘，还有许许多多书画、石头、罗盘、牛犁，以及苦心

收集来的老钟、老椅子和老家具跑到另外一个又一个家庭里去的时候，我看见了对方收到这些礼物时的欣喜，也看清楚了哪些东西的缘分在那一刻，对我，已经结束。不，我没有悲伤，我很明白这一切的秩序——它们的来和去，都不只是偶然。

可是，在我手边还是拥有一批又一批可贵的东西，吴洪铭说拍吧。我非常高兴的答应了。在那个工作到清晨的时光里，每当洪铭拍摄一件东西，我就很自然的在一旁讲出那样东西的故事。在场的朋友们对我说，既然每一个故事都有它的因缘，为什么不再写出来呢。起先并不想写，因为，怕累，可是想到这些东西终究不可能永远是我的——即使陪葬也不可能与我的：区体同化，就算同化了，又有什么意义呢？那么，东西可以传下去，那么接着这份缘的人，如果接缘的人再写下去，那不是更好玩。终有一天，后世的人见古迹斑斓，他们会不会再藏下去呢？

就出于这种欢欢喜喜的心情，我拿起了笔，配着照片，开始写下一个一个故事。

原先，是想给这些宝爱的东西分类刊出的，后来想到自己的思绪；在我日常生活的不断思考里，我并不是有系统的、规则的、条律化的在思想，那不可”是我，也不必如此，因为不是就不是。

我喜欢在任何方面都做一个心神活泼的人。对于天女散花这种神话，最中意的也就是——天女将花散得漫天飞舞，她不会将花亥臆去撒成一个“寿”字。这不是天女不能，是不为也。

于是，我将我的宝贝们，也以平平常常的心态去处理它们，既然每一个故事都是独立的，每一样东西都有属于它自己的时间和空间，那么，我也不刻意地去编排它们，让手抽到哪一张照片，就声写哪一个故事。毕竟这是一本故事书，硬性的编排，就失去了那份天马行空的趣味。没有趣味的工作，心里不会想去写，又何必勉强自己动笔呢。

很可惜，以前刊载在《俏》杂志上的一批首饰精品，都不能在《皇冠》上重刊了那些已发表的部分，只有期待出书结集的时候，和有缘的人在书中见面了。



## 十 字 架

它躺在一个大花搪瓷的脸盆里，上面盖了一大堆彩色的尼龙珠串和发夹，整个的小摊子，除了十字架之外，全是现代的制品，翻到这古；日的花纹和造型，我停住了。然后将它拿出来，在清晨的阳光下琢磨了一会儿，只因它那么的美，动了一丝温柔，轻轻问那个卖东西的印第安女人。

“是你个人的东西吗？”她漠然的点点头，然后用手抓一小块米饭往口里送。十字架的顶端，可以挂的地方，原先扎着一段粗麻绳，好似一向是有人将它挂在墙上的样子。

“你挂在家里的？”我又问，女人又点点头。她说了一个价钱，没法说公不公平道，这完全要看买主自定的价值何在。我没有还价，将要的价钱交了出去。

“那我就拿走啦。”我对那个女人说，心底升起了一丝歉疚，毕竟它是一个有着宗教意义的东西，我用钱将它买了下来，总觉得不住原先的主人。

“我会好好的给你保存的。”我说。摊主人没有搭理我，收好了钱，她将被我捣散的那一大堆珠子又用手铺平，起劲的喊起下一个顾客来。那是在一九八一年的厄瓜多尔高原的小城RioBamba的清晨市集上。

## 别 针

图片中那个特大号的老鹰形状别针看起来和十字架上的彩色石头与铁质是一个模样的。事实上它呈现有我眼前的己是在秘鲁高原接近“失落的迷城”玛丘毕丘附近的一个村子里了。那个地方一边下着大雨一边出大太阳，开始我是为着去一个泥土做的教堂看印第安人望弥撒的，做完弥撒，外面雨大，躲到泥泞小街的一间店铺去买可乐喝，就在那个挤着牙膏、肥皂、鞋带、毛巾和许多火柴盒的玻璃柜里，排列着这几个别针，这一个的尺寸大如一只烟灰盒，特别引人。老板娘也是一位印第安人，她见我问，随口说了一个价，我一手握着别针，顺口就给她就地还钱，这一场游戏大约进行了四十五分钟，双方都累了，结果如何买下的也不记得，只想到讨价还价时一共吃了三支很大的玉米棒。是这一只大别针动的心，结果另外三只也就买下了，有趣的是，其中三只都是以鹰作为标记而塑成的。可是鹰的形状每只都不同，只有图中右下第二个，是一只手，握着一束花。就因为它不是鹰，在讲价时老板娘非常得理的不肯因为尺寸小而减价。事实上，它们也不可能是银的，但是卖的人一定说是银的，她没有注意到“时间”在这些民俗制品上的可贵，坚持是银的。于是，我也买了，算作秘鲁之行纪念。

## 双 鱼

深夜的街道斜斜的往上通，她的摊子里有一支蜡烛在风里晃。天冷，地势海拔四千公尺，总是冷的，尤其在夜里。我停下来买一条煎鱼，鱼是煎好的，放在报纸下面，印第安女人很自然的要将鱼放回到油锅里再热给我。看到地上纸盒里还睡着一个娃娃，不忍她为了我一点小生意再麻烦，再说玻利维亚的首都拉巴斯当时是要戒严的，我催着她要付钱，说冷鱼也很好吃，快卖给我收摊子回去“巴！那个女人仍然要给我煎，一面下锅一面问我几点了，我告诉她，她起身紧了一紧披风，急着收摊子背娃娃。就在那时候，我发现她的身上、胸口，晃动着银色的鱼，是晃动的，好似在游着一般闪闪发光。我忍不住伸手摸了一摸。“你卖不卖这对鱼？”问着自己先脸红了。那女人愣了一下，怕我反悔似的急急的说：“卖的，卖！”唉，我是个讨厌的人。利用了别人小小的贫穷。我们双方都说不出这双银鱼该付多少钱才好，对着微笑，都很不好意思，最后我说了价，问她够不够，她急忙点头怕我要反悔，急着将银鱼从自己的身上拿下来，鱼下来了，夜风一吹，吹掉了她没有别针的披风。

“我还有老东西。”她说，要我第二天上街上去找她，我去了，第二天晚上，她给了我照片下面的两副红石头的耳环，也是我出的价，她猛的点头。拿下了她的家当，有好一阵心里不平安，将耳环用手帕包了又解，解了又包。好几年来，这个女人的身影和她的摊子，还有那个婴儿，一直在我的心里参杂着一份内疚不能退去。我想，再过几年如果回去拉巴斯，我要将这几样东西送还给那个女人，毕竟，这是她心爱的。

## 老 别 针

双鱼左下方的一个大别针来源得自一场争执，老妈妈在市场坐着晒太阳织袜子，我经过，拍了一张她的照片。老妈妈反应快，去叫着骂人，被骂了，我一直：歉，不敢走，那是秘鲁的古城“古斯哥”火车站前的市场，她叫我买一双毛袜子微偿——照片费，我看了那些袜子尺寸都太大了，不肯买，双方都有气，又是笑着卦着的，一看她的身上，那个披肩正中用这一只“狗和花环”的老别针扎着，便不吵了搬了个板凳坐下来与她打商量，坐到太阳都偏西了，我的手上多了一双大毛袜子这只极美的狗别针。老妈妈是最厉害的一个商人，她很凶，而且会说话，包括另小中间掉了一颗彩石都有理由——不然别人不当它是全新的？掉了一颗才知道是董。老妈妈会用字，她知道文化人我的是古董，这也是她叫的——叫我文化人。我猜，她是个富人，不至于只有这一个老别针的，再说，她要的价格是很高的，可以买一只小羊不再编袜子了。

## 项 链

那家店卖台布，中国大陆制造的台布，我进去看，看见了一个盘子，里面放着乱七八糟的一堆破铜烂铁。不经意的翻了兩下，手里拎出兩串项链来。店员小姐在忙，头也不回的说，是三百块一串，合台币是一百元左右，那种美丽的银光，还有神秘的蓝，一共两百台币。旁边另外一个妇女看见了，也走过来，追问我是不是要了。我怕她买去，急说是要了，眼看被包起来了，才放心的问“哪里来的”。店员说：“南美吧！”那个吧字，并不确定，是顺口说的。买好了它们，我去了下一条街的古董店，给我的老朋友店主看，店主是个识货的，当他听说我的价格之后，加了三倍，要我转手。我想了一下，加了二十借才肯卖，双方没有成交。只见那个古董店的朋友匆匆交代了店员小姐两句，就在我说的台布店急急走去，其实，那儿只有这两条是尚好的东西，其他剩的都是不好看的了。得到这两条项链是在十个月前的加纳利群岛的一条大街上。

## 锁

这种中国的饰物带着“拴命”的意思，孩子生下来给个小锁戴上，那么谁也取不去心肝宝贝的命了。不想它的象征意义戴着还算好玩，稍一多想，就觉得四全是张牙舞爪小鬼妖魔等着伺机索命。这种时候，万一晚上睡觉时拿下锁来，心里必定发七。

是去台北光华商场看人家开标卖玉的，我非常有趣，尤其是细看那些专心买物、低声交谈的一桌人，还有冬夜里灯下的玉。

看了好一会，没有取下标，传递中的玉又使我联想到“宝玉”、“妙玉”、“玉色大蝴蝶”……欲欲欲欲……。

结果心血来潮在一家店里买下了三个银锁，一个给了心爱的学生印可，两个跟着自己。左边那只锁上方两边转进中间去的地方，勾得尖锐了些，兵器的感觉重；右边那个比较小，可是丰厚。

都没有戴过，无论是锁或是已有的三块玉。将它们放在盆子里，偶尔把玩。其实，是更爱玉的，它们是另一东西了，那真是不同的。

# 还是锁住了

## 之一

这张图上的手环在右边，环上写着“居家平安”，也可以念成“安平家居”、“平家居安”和“家居安平”，特别喜欢有文字刻着的饰物，更喜欢这只手钥。是作家徐汗先生的女儿尹白送给我的。常常想念这一对父女，尹白现在旧金山，许多年不见了，只是她给的话，总是环上。

又是两个中国锁，紧邻手环旁边那只是作家农妇孙淡宁女士在香港机场挂上我颈上，锁用红线扎着。几年后线断了。后来西班牙二哥夏米叶去加纳利岛上看我，我叫他用这个锁再穿一串项链出来，那时我先生已逝，我们坐在黄昏的海滩上穿珠子，轻轻的说看往事和再也听不厌的有关他们兄弟之间的童年琐事。穿穿拆拆弄出了这条锁链，二哥给我戴上，第二天他就坐船走了。这条链子也是不常戴的，可是锁进很多东西，包括穿珠子时落日照耀在大海上的余晖还有我们说过的话。

## 之二

在香港的一间古饰店里，看到三串银锁。我看中的那串在现在图片里靠近那串三角形细银链的旁边。

它是锁在一个小柜子里的，想看，店员小姐开了柜子放在我手中，价格也就看清楚了。对我来说，花大多的钱去买一样心爱的东西只为自己欣赏，是舍不得的——除非它不贵。可惜它是贵的。但是我口袋里也不是没有钱。

我把玩了一会儿，谢了店内小姐，转去看另一个柜窗，当时便买下了两片彩陶包银片的坠子，就是照片中后来用细银链穿成三角形的那两块小东西。银链是意大利的。

反过来再说这条锁项莲，中间刻着“长命百岁”的这串。

买好了小东西，心中仍然牵挂它，想在离去之前再看一眼才走，可是它偏偏不在原来的地方了。当时店内另有两位西方太太，我猜这一转身，锁是被她们买去了。

问店员小姐，她说：“卖掉罗！”

当天陪我上街的两位香港的好朋友，倪匡与金庸的太太。

听到锁卖了，我的脸上大概露出一丝怅然，虽然并没有打算买的。那时金庸的太太笑出来了，也跟着说：“卖掉罗！”倪匡太太也在笑，我也不懂。

逛街后我回旅馆，下车时MAY交给我一个小口袋，回房打开一看，呀，我看的锁就躺在里面，那一霎的滋味真是复杂。很感激她们对我的友爱，又有些不好意思，可是我真是高兴由这种方式下得来的意外惊喜。

以后常常戴它，如果有人问，就说是金庸太太MAY用这种法子买给我的，它的里面又加上了其他的含意，十分珍爱它，也常常想念这两位好朋友。



## 秋水伊人

一位中国的伯母，发现我爱老东西，就说她确有一些小玩意儿，大陆带来的，要得翻一下才知道在哪里收着。

没过几天，我得了三个竹刻泛黄的图章盒，上面有山有水有诗词，盒子里，霉出小黑点的软棉纸就包着这四样细银丝卷出来的别针。

图上两片叶子倒也罢了，没有太多感应。左上角是一只停在花枝上的雀，身体是一条线丝绕出来的，左下角是只蝉吧。这两样宝贝，常爱细细慢慢的品味它们，尤其在夜间的聚光灯下。看到夜深花睡时，这几个别针就飞入张爱玲笔下那一个世界中某些女人的衣服上去了——是白流苏的吗？

太精细的东西我是比较不爱的，可是极爱产生它们这种饰物的那个迷人的时代和背景。这两个别针，当是跟墨绿的丝绒旗袍产生关联的，看着它们，不知为何还会听见纱窗外有歌声，慢慢淡淡流进来——望穿秋水，不见伊人的倩影——。